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錦繡衣－換嫁衣

第五回 陽路狹更遭陰路狹 喜冤家即是惡冤家

題辭：

誰作孽，昔年曾把冤家結？今日萍蹤合。堪歎勇猛豺狼，變作甕中縮鱉。請君魂魄消君業，是路皆成狹。

右調《薄命女》

話說花笑人連日縮頭悶氣，實難過度，只得出門散心。思量往烏家去不得了；思量往秦尤人家，又不敢去了；思量到城中舊店鄰友處談談，又恐怕楊三來鬧吵；思量仍到家中，又恐遇著大哥有拜望的親朋。惶惶了半日，只得走到本境的土地廟中。

廟主迎進，請花笑人坐下，驚問道：「嘎，如今是這樣瘦了，難得到此，請寬心少坐。」邊說話到此，邊拿了一壺茶兒出來，一面勸茶，一面說道：「貴宅上花大爺與花大娘，真是個福緣善慶。那花大爺向來做秀才的時節，就像觀音一般慈悲自在，如今遇著一個善才童子化身的好蘇爺，送了許多銀子帶回來，又贈了一個如花朵兒的二娘，生了一個粉團兒的小官，合家歡樂。更虧那花大娘，守了一夜孤淒做了奶奶。我看起來，以前倒也易守，這一夜兒辰光還難，若是見識略略差些，便丟掉了一天福氣哩，惹人許多談論。我見戲文中，朱買臣的妻子崔氏只差得一年，丟掉了一個狀元夫人，那邊的一年總還有老公在身邊的，便守也不難，如今大娘說丈夫不在了，又肯死守。這一夜，又勝似一年兒多哩。我又聽見說，花大爺替花三爺尋親，大娘要把岳家雅姿姑娘配與三爺。阿彌陀佛，這樣人，來生去又是享清福的。」

那道入一句冷兒一句熱兒，說了半日，只不說出花二是禍因惡積的報兒。花笑人本無心出門，無可投處，走到廟中。又被廟主說了許多，渾身不自在。出門到了鄉學堂，先生不在，這個學生學得四句歌詞兒，高聲響唱道：

村裡新聞真個新，謳歌不唱太平春。

花郎妙計高天下，送了夫人又失銀。

花笑人聽了，只是歎氣。走到家邊，張一張兒，幸喜中堂無客，又遠遠望見岳親翁同岳大伯帶一個小使，挑了盒子，慢慢踱來，笑人慌忙關了門鎖，縮進自己門內，緊閉了門。親翁到內，文姿出來接著。未及敘話，花玉人已拜客回了，即與丈人岳東山父子作揖敘坐，各人通問寒溫，自然留飯。叫義男買辦酒肴，文姿安排烹飪。須臾排出，意在求姻，著實豐豐厚厚，款待二人。

酒過數巡，文姿自己出來陪坐，說道：「雅姿妹妹年已長成，應該論聘了。」岳東山道：「要尋一分穩實忠厚人家，一時不能對目，故此延挨。」文姿道：「我家三叔，年紀只比妹子大了兩歲，為人本分質實，姐妹同門，豈不是相當抵對？不必另用冰人，只女婿與我作主，聘金自厚，嫁送不爭，豈不是好？」岳東山滿心歡喜，滿口應承，只教擇日發禮，畢姻便是。

花笑人在門內聽了半日，心中想道：「三弟呆人，倒安安穩穩了，我有一天伶俐，反弄得這般光景」。見外邊酒完散別，到牀上歎息片時，忽聽見外面一片囂罵之聲，哭天哭地。牀上吃一大驚，起來張看，原來，是丈人秦和晉同婆子來吵鬧：「要還我的女兒。」

花玉人忙忙出來，作揖恕罪。秦和晉道：「還不知大伯榮歸，未及趨賀。但不知令弟何故將小女賣與商人？」花玉人道：「舍弟不才，賣了房下，叫商人來搶，不料竟搶了令愛去了。乞親翁、親母少坐，待學生賠禮。」

那秦婆哭了又訴，訴了又哭，罵個不了。文姿只得發排酒肴出來。玉人陪親翁，文姿陪親母，執壺把盞，多方解勸。那秦婆口口聲聲要秦老告官。花玉人只得進內，拿出三十兩銀來，付與秦和晉道：「這銀子是學生代舍弟作孝順之意的，還求親翁、親母包容含忍。」那窮老夫妻見了三十兩銀子，口中漸漸放鬆，被玉人與文姿搓挪出門去了。

花笑人在門內又懊恨了一場。只見昔年店中打鬧的雲管家走入中堂，對花玉人叩了一個頭，呈上大紅帖子道：「雲老爺來拜花爺。」玉人看了帖，忙忙出來迎接。那雲爺早已下轎，二人拱揖進內，登堂作揖。雲上升道個：「輕造勿罪！」花玉人道個：「有失遠迎。」二人坐下，各通了問安款曲。

花玉人問道：「仁兄到宅未久，何敢煩勞匆匆下顧？」雲上升道：「一則踵門叩謁，理之當然；二則聞知濟寧州久缺州官，愚兄憑拙抱愚，即當上任。想濟寧是水陸衝衢，州務必是煩難的，求賢弟前去相助辦理，足見結義深情。」花玉人道：「未知蘇盟兄處何如？」雲上升道：「已曾拜過蘇盟台，他道：『內任清平，可以不勞賢弟了。』」

花玉人道：「弟庸庸駑，蒙仁兄伯樂之顧，敢不效勞。但目下因三舍弟聘娶在邇，不及同行。乞寬期兩月，小弟自當趨赴責任也。」雲上升道：「如此足感高情。愚兄在敝衙恭候。」二人說妥了。花玉人自然設筵款待。少頃，酒已完備，入席。席中飲酒言談，不必細述。

且說花笑人在門內聽看仔細，想道：「這人是我對頭，原來，與大哥結義，做了濟寧知州。想我妻賣在濟寧，若得他稍稍借力，夫婦可以重圓。我昔年與他結對頭冤家，如今是歡喜冤家了。」

心內想，肚中饑，聞得香噴氣的酒饌，口中垂涎不住。直到黃昏，外邊酒散，早已打掃一間臥房。花玉人同雲上升入房，促膝談心。文姿又安排些酒肴，叫三叔拿去與二哥。花笑人垂涎已過，偏又吃不下了，身中不覺發起一陣寒來，戰的不住，手足如冰，眼睛不動。

花罵人慌忙報知哥嫂。花玉人叫文姿快做芎湯，自家急去看，已是上路了的，只有心腹還是熱的。芎湯做到，灌了幾口，才見鼻息中微微有氣。守到更深時，不見甦醒。玉人同文姿回房，便吩咐三弟與義男守著。

且說花笑人陰魂，飄飄渺渺走到烏心誠家邊，門外張看，只見白氏攤著八封銀子在桌上，稱稱看看。笑人認得是賣嫂的銀子，意欲前去奪他，被烏心誠走來，只得閃過罷了。

又飄飄渺渺走到楊三家邊，門外張看，只見柳氏拿一個肚兜走出，八封銀子在桌上，稱稱看看。笑人認得分明是自己肚兜的銀子，一腳跨進了門，把手去搶，又被楊三從房中走出來，只得縮退閃過罷了。

又飄飄渺渺走到一個村中，見一所莊院，牆內樓前，種有許多花木。只見園門半開，將身挨入，走到樓上，在窗前張看，見自家妻子秦氏，與張洪裕並坐一牀，說些情話，又說些苦話。

半晌之時，有一個大腳的婆子，面粗貌丑，急急走進門來，看見秦氏，便一掌打去，罵道：「狗婆娘，人家討了你這樣淫婦，勾引家公，只怕把家公的頭兒鑽進裡邊，磕著你的騷處，你還只是不快活哩！我看你弄殺我的家公，如何了得。」

只見張洪裕忙賠笑臉。那丑婦人又把秦氏一掌。花笑人憤不過，意欲奮身入內奪了妻子回家，被一隻狼牙狼狗高聲亂吠，撲上要咬。笑人驚慌，忙飛跑出，喉中略略有聲。罵人急忙取來熱湯，大大灌了數口，花笑人方才起身，此時已是五更天氣。

笑人醒來，燈影之下見三弟坐著，又討芎湯吃了兩碗，漸漸覺有精神。玉人掛念，一早起來看望，只見笑人已醒。文姿也隨著進房。笑人見了大哥、大嫂，連數聲長氣，把適間去看見銀子與看秦氏這些事體，說了一遍。

玉人道：「愚兄回來，本欲兄弟怡怡，一家安樂，奈你作事喪敗人倫，滅絕天理，愚兄所以不睬也。只要激發你改行為善。如今夢魂所見，無非是冥中報應，毫髮不差。你若從今改過，我便為你另娶一房弟婦也不為難。你若依前不改，這所謂自作孽，不可活了。」

笑人道：「弟罪萬千，自今痛改，不必言矣。另討弟婦，弟亦不願。昨日聞雲爺是濟寧知州，前所買弟婦，正是濟寧富商號張洪裕。但乞大哥轉托雲爺，求其緝訪，將秦氏押送歸還弟，夫婦重圓，弟死亦瞑目矣。」花玉人道：「你愛妻如此，難道愚兄獨不愛妻？為何設計賣嫂？」笑人道：「弟已知罪，總乞哥哥寬宥。」玉人道：「這不難。」

隨即出外到雲上升臥房中，一面坐談，一面想道：「賣嫂錯賣妻之事，難好直說。只說道：「家下有一件不幸之事，敢求長兄周旋。」雲上升道：「賢弟有何不幸？」花玉人道：「二舍弟歲年囊乏，一時失志，將弟婦秦氏賣與濟寧富商張洪裕為妻。今舍弟念妻，幾不欲生。乞長兄看小弟之薄面，到任時即行稽查，速遣張洪裕送歸弟婦。小弟願還身價，使舍弟得以夫婦重圓。不特舍弟焚頂，即弟亦感二天矣。」雲上升道：「無不盡心。」

花玉人留雲上升盤桓數日。雲上升因任期迫促，不敢久留，飯後，只得拜別。雲上升路上想道：「原來，花笑人之妻已賣往濟寧，今又在我治下，足見天理昭彰。」此後，花玉人兄弟相好如初。笑人飲食調理，漸漸身子復舊。正是：

受苦受甘皆自作，報深報淺總分明。

且說雲上升上任之後，一日撒簽一枝，差一名皂快，吩咐叫：「緝訪富商張洪裕，拿來見我。」那皂快領了簽，在城查緝，果然訪著。

次日升堂，拿到官前。雲上升問道：「你可是張洪裕麼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小的正是章紅兩。」雲上升問道：「你可是曾討南京句容縣秦氏為妾麼？」章紅兩道：「小的原討一房妾，是白氏，不是秦氏。」雲上升道：「她前夫可是花笑人麼？」

章紅兩道：「不是花笑人，她前夫是烏心誠。聞知白氏在家與花笑人私通，故此烏心誠賣與小的為妾的。那討秦氏的張洪裕，小的盡知。他居住在鄉，離城頗遠，係是小的妹夫。那秦氏現與小的妹子不和，老爺若要拿他，小的願與公差同去。」雲上升道：「既如此，可立刻起身，速去拿來。」章紅兩同公差領簽出外。

雲上升想道：「可恨花笑人，淫了柳氏，又淫白氏，使烏心誠夫婦分離，誠可痛恨。若不是玉人盟弟的情面，永使他夫南妻北，方快我心。退堂不提。

未知後來秦氏得以歸還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